



皇母宫的钟声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

皇母宫的钟声

李良杰 杨福根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皇 母 宫 的 钟 声

李良杰 杨福根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8.1875印张 170千字

1981年11月第1版

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3,000

书号：10173·249 定价：0.70元

一九四八年的冬天冷得出奇。冬至一过，绵雨连日，那雨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从早到晚，从天黑到天亮，紧一阵，慢一阵地下着。没有月亮，星光暗淡，天色灰黑，夜幕象一块褪色的黑布，笼罩在上海的上空。刺骨的寒风一阵紧似一阵。这样的天气，最美莫过于钻被窝筒了，几分钟过去后，身体回了暖，人象腾云驾雾，一切人间的忧愁、烦恼、不平、利害、盘算，统统都被均匀的鼾声所代替。穷苦的人呵，只有在这个时候才算享受真正的幸福和自由。

不过，也不是人人都能享受这种自由和幸福。

这时，皇母宫里那只唐朝铸制的小铜钟敲响了。“当，当，当——”，那声音清脆宏亮，悦耳动听。钟声过后，开始做夜佛事了，笃笃的木鱼声，叮叮当当的铃声，象蚊子叫唤似的念佛声，从皇母宫那宝塔形的屋顶上袅袅升起，象游丝一般四下飘逸开去，它给人们带来了夜深谧静的感觉。然而皇母宫隔壁的华荣电器厂里，一百多个徒工，最大的十七岁，最小的十三岁，正被迫着加班加点。饥寒交迫，使他们一个个累弯了腰，饿瘦了脸；有的累得吃不消小憩一会儿，便会猝然间受到冷酷的鞭子的抽打。唯有大师兄可以自由自

在，到处跑跑走走，谁也不敢拿他怎么样。

大师兄今年十七岁，本名叫罗志成，不过多数人都叫他“千斤顶”。这绰号有两个意思：一个是他个儿虽小，却从小练功，舞弄棍棒，力大无穷，又喜欢动动小脑筋，钳工的活儿样样拿得起，放得下，有些难度高的生活青年师傅们不行，他却能对付过去，没有什么生活可以难住他；二是生就了一副“强出头”的犟脾气，他的性格象钢铁一般坚硬，拗不弯，折不断，吃软不吃硬，压得越凶，他顶得越厉害，从来没有服过软，认过输。

罗志成吃亏就吃在这“千斤顶”的脾气上。虽说他只有十七岁，却走过了一段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。他九岁死了爷娘，十岁学打铁，因为同师傅娘不和，手艺没有学成。十二岁来上海进了一家美商工厂当学徒工，因不满资方对徒工惨无人道的剥削，在一次与拿摩温①争吵中，用痰盂罐套在拿摩温的头上，遭到开除，流落街头，成了乞讨。后来遇到同乡人顾祥林，介绍他来华荣电器厂当了学徒工。他进出厂用的铜牌子上的编号是一百零三号，是学徒中最小的一个号头。那时，不论是年龄还是进厂的日期，他都是学徒工中最小的小师弟。现在，他的铜牌子已经是一号了，而学徒工的铜牌最小的号头是一百五十三号，他手下已经有一百五十二个小师弟了。

这些小师弟，多数是资本家蒋孝芳从宁波家乡招来的儿童，他们几乎占了全厂人员中的一半。这些儿童进厂以后，老板只供住宿吃饭，但是却要他们整天干着成人的重活，按

①拿摩温：旧中国工厂中工头的别称。

资本家当时的行话，这是一本万利的“便宜货”。这些从乡下招来的纯朴的孩子，在上海无依无靠，一进工厂，象跌入无底的深渊，生死由天。他这位大师兄已苦苦熬过了三年，凭着命大，加上师傅顾祥林的袒护，总算熬过来了。他那宽厚的胸膛里已填满了对资本家的仇恨。他虽然性子急，脾气爆，常常对一些不听话的小师弟瞪眼睛，挥拳头，有时甚至还请他们吃吃“糖炒栗子”，但是他对师弟们的好心肠，倒是胜过父兄。谁要无端的碰一碰他的小师弟，他就豁出命同谁拼。他在师弟中的威信极高，一呼百应。

远的不说，单说眼前的事情也就够罗志成操心的了。最近，工务主任何士谦自说自话兜来一批生活，任务急，时间紧，强迫学徒工加班加点。按厂方规定，学徒工加班过了夜里十一点，由厂方供应一碗阳春面。但是资本家蒋孝芳是个出名的铁算盘，刮皮精，他觉得这批生活赚钱少，划不来，几次想推未能推掉，便关照会计主任巴锦春不开夜点心，要学徒们做到夜里十点半收工。俗话说：半桩子，饭仓子。十多岁的孩子，正是长身体的年龄，哪能经得起这种饥饿？眼见师弟们一个个累弯了腰，饿黄了脸，罗志成心如刀绞。偏在这时候，那拿着一百五十三号铜牌子的最小的师弟郑三生，又连日高烧，三天三夜昏迷不醒，几乎接近了死亡的边缘，急得罗志成象热锅上的蚂蚁，茶饭不香，做生活思想不能集中，一天要去看望小师弟十来趟。

现在，他拿着一只热水瓶，去门房间灌点开水，准备下班后带回去给小师弟喝喝。他在灯光暗淡的厂区路上匆匆地走着，举头望天，雨小了些，天黑得更厉害，除皇母宫高耸

的宝塔形屋顶外，他什么也看不见。夜的寒气透过他那件单薄的、打满补钉的“老开”短大衣，不住地刺他的背脊，他那强壮如牛的身子竟也打了个寒噤，不觉在心里骂道：“资本家的心，冬天的风，一点不错，真厉害！”

他一阵小跑奔进了门房间。门卫刘林海正用铁条捅煤球炉子，捅得火星子直溅。水壶里冒出腾腾的水蒸气，使得罗志成冻僵的两颊立即得到了温暖。他进了门房间，一屁股坐到桌上，将热水瓶往桌子上一放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老表，给我冲一瓶水。”

刘林海直起身子，眼睛一瞪，凶狠狠地说：“老三老四的！老表是你叫的？小赤佬！”

罗志成屁股在桌子上坐坐牢，也斜地看着刘林海生着白内障的左眼，心想，哼，我不叫你瞎眼狗，算对你客气的啦。

刘林海四十五、六岁年纪，身材高大，曾经当过巡捕，后来来华荣电器厂当门卫。他利用当门卫的方便，探出华荣厂地下党活动的秘密，立即向特务头子陆京士告了密，使华荣厂地下党支部彻底遭到破坏。陆京士念他反共有功，吸收他为这个区的工福会理事，内定为工福会的一级干部。他与警察局的人也常有往来，又是资本家蒋孝芳的心腹，工人们既恨他又怕他。因为他是江西人，老师傅们当面叫他老表，背后叫他“单开间”；徒工们恨他巴结资本家，对他们管头管脚管得厉害，当面叫他刘先生，背地里却一律叫他瞎眼狗。刘林海见罗志成坐在桌子上，实在不成体统，就恶声恶气地说：

“小赤佬！不要在佛爷面前充好汉，懂点礼貌，快下来！”

罗志成不在乎他的铁板面孔，讪笑着说：“什么礼貌不礼貌的！”他一模板刷似的平顶头，“我们穷学徒的，连过冬的罗宋帽也买不起，那来礼帽（貌）！”

刘林海拿他没办法，又不敢同他来硬的，换了副微笑的面孔，缓和口气说：“你冲开水做什么？”

罗志成语中带刺地说：“你不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糊涂，三生病得那副样子，你难道不晓得？老板见死不救，难道我这个大师兄也不管他的死活？”

一句话提醒了刘林海，他那一白一黑的眼珠子骨碌碌一转，说：“噢，天黑的时候史冬生来拿出厂的铜牌子，说是给三生抓药，怎么还没回厂？”

罗志成身子扭动了一下，不相信地朝工牌箱瞥了一眼，果见二号铜牌不见了。他心里有数，老二根本没有钱给小师弟抓药的，一定是求上进，读夜校去了。

刘林海见罗志成仍然坐在桌子上，为了尽快地把他打发走，拎起水壶给他灌满了一瓶水，摇摇水壶，里面的水不多了，就离开门房间，到自来水龙头上去掺水。

罗志成拍拍屁股想跳下来，忽然肚里咕噜噜一阵饥饿向他袭来，师弟们面黄肌瘦的一张张脸孔也在他眼前晃动闪现，他揉揉自己饿得隐隐作痛的肚子，腰间的皮带收紧一格，抬头看看电钟，还只有九点钟。他眉头直皱，马上又展开来，眉宇间闪过一个诡谲的笑容。他纵身跳到桌上，闪电般地将墙上的电钟拨快了一个小时，动作是那样迅速敏捷。当他跳下桌子，用衣袖抹去桌上留下的脚印，一点蛛丝马迹不露地，拎着热水瓶走出门房间的时候，正与刘林海侧身而

过。

他回到装配车间里，把喜悦压在心头，没有把这事告诉给任何人，瞎眼狗也是个狡猾的家伙，怕他不会中计。他坐到工作台前，开始拧螺丝，刚拧完十个螺帽，下班的铃声就响了。他心里象抹着蜜糖，浓眉和大眼全乐了，自从三生病重以后从他脸上消失的笑容又回到他圆乎乎的脸上来了。

“快去洗脸洗脚，早点去睡觉。”他朝师弟们喊着，催促着，见师弟们象潮水般地涌向食堂，去舀水洗脸时，他从工具箱横端拿过冻得象钢丝一般硬的毛巾，来到用稻草包着的自来水龙头上洗脸洗脚。他一年四季用惯了冷水。

他刚洗完脚，食堂那边传来一阵阵敲破锣似的响声，伴着唧唧喳喳的说话声和咒骂声。他趿上破鞋，匆匆赶过去，见着许多小师弟在饭霸头屋面前敲面盆，喊着要水洗脸。

这饭霸头叫何素文，是工务主任何士谦的远房堂姐。这个女人是个吝啬鬼，心狠手毒，学徒工的饭菜钱已少得可怜，她还从中刮皮。平时从不为徒工们烧洗脸水，只命令她的助手在饭锅里放点水，温温热，作为洗脸水。现在是冬天，徒工们又加班到深更半夜，那锅里的水早凉得快结冰了。徒工们气不过，在何素文屋周围喊着叫着，有的还踢她的门，但她死不吭声。

罗志成要不是今天心情好，准会把老狗的门踢坏，说不定还会想点法子，让老狗明早起来吃点苦头。现在，只用何素文听得到的声音对师弟们说：“算啦，今天饶她一次，明天晚上再不烧水，我就拨点辣糊酱给她吃吃。”

这样，师弟们才咒骂着，愤愤地散去。

罗志成回到装配车间拎上热水瓶，向宿舍走去。这时，雨已住了，天也开了脸，淡淡的星光洒在他的身上。他上楼时尽量把脚步放轻，免得楼梯发出吱伊吱伊的声音干扰了疲劳过度已经睡觉的小师弟们。

华荣电器厂与皇母宫一墙之隔，学徒的宿舍，沿着这堵墙，用旧木料造了个两层楼的房子。大一些的学徒和单身小职员住在楼上，年龄小的学徒全住在楼下象鸽子笼似的房子里。冬天，冷得象一个冰窖；到了盛夏，闷热得透不过气来，臭虫、蚊子成群结队地吮吸孩子们的鲜血。徒工们没奈何，只好在水泥地上打地铺，许多孩子因此得了关节炎。

罗志成踮着脚尖来到楼上狭窄的走廊里，听到皇母宫里有哗哗的声音，抬头一看，原来有一个小尼姑在自来水龙头那儿洗衣裳，满满的两脚盆！那小尼姑背对罗志成，正开水龙头在过衣裳，从那头顶上留着的一绺头发，尤其是脚上穿的那双他曾经十分熟悉的半高统旧套鞋，罗志成立即认出是自己老二的小同乡胡晓红了。他随便看了一眼，便走进了自己的房间。老二床是空的，工作服仍挂在板壁上，出门上街才穿的那双旧球鞋不在床底下。他做啥到现在还不回来呢？罗志成也没有心思都想老二，他的心全系在患着重病的三生身上。他从床头柜里拿出用手帕包着的一团饭，倒在碗里。这团饭，是他晚上从写字间职员吃剩的饭桶里刮下来的大米饭，准备给三生弄点泡饭吃。三生已经三天一粒米星子未进啦。

他来到楼下三生住的鸽子笼。这房间小得可怜，四面板

墙上只有巴掌大的一扇窗，终年不见阳光，一股霉气，呛人鼻子。他低下头，弯着腰，钻进狭窄的小门，惨淡的灯光照在小师弟焦黄的死人一般的脸上。是谁背对着门坐在小师弟的床头？进屋一看，呵，是老二史冬生！冬生个儿同罗志成一般高，但身子比罗志成单薄得多，瘦削、恬静，象个文静书生。他正在用汤匙喂三生吃药水。

罗志成诧异地说：“冬生！这药……你什么地方弄来的钞票？”

史冬生抬起一张白净净的脸孔，闪动着一双聪敏的大眼，朝大师兄温和地笑笑，却没有说话，旋又垂下眼光，象个细心的护士那样掰开三生的小嘴，把药水倒了进去，然后用自己手背在三生嘴角抹抹。

罗志成也无心去盘问了，他搬一只小凳子，在老二身边坐下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昏迷中的小师弟。三生的铺位紧靠北面的板壁，木板都裂开一道道的口子，呼啸的西北风象锋利的尖刀直往里钻。这时他发觉老二的身子直打哆嗦，牙床咯蹦蹦响，忙抬起头来，带着奇怪的眼光去看冬生。他似乎觉察到什么，忽然把手伸到冬生破夹袄里一摸，没有摸到那件绒线衫，于是他什么都明白了。他将手放在冬生的肩上，爱怜地抚摸着，过了好一会儿，用埋怨的口气说道：“二弟！你这是做啥呢？可以想想别的法子嘛！”

史冬生憨厚地笑笑，快活地说：“我把三生的病告诉了小神仙，他说这是重感冒，吃了他这药就能好。”

罗志成见老二冷得直打哆嗦，赶紧脱下自己身上打满补钉的“老开”短大衣，披到史冬生肩上，拽他一把说：“你

快去睡吧，我来陪他一会儿，等会儿喂他吃点泡饭。”

史冬生点点头，将大师兄的“老开”短大衣盖在三生的薄被上，再把他的被窝塞塞紧，深情地望了小师弟一眼，站起来走了出去。

罗志成也站起来，朝碗里倒点开水，把饭浸着，忽又想起晚上节省下来的一块咸带鱼忘了带来，便又蹑手蹑脚地出了门，上了楼。刚登上二楼的走廊，便见老二冬生站在栏杆旁边，从口袋里摸出一只蛤蜊油，扔给了小尼姑胡晓红。

胡晓红已把衣裳过好，正弯腰端脚盆，被落在她面前的蛤蜊油吓了一跳。当她看清落在脚下的是一只蛤蜊油，又看清是史冬生扔给她的时候，她感激地笑笑，两手合十，放在胸前，朝冬生福了三福，然后端起脚盆走了。

冬生正转身要走，却看到大师兄害臊得涨红了一张圆脸，正想回避他。冬生一点也不脸红，他迎向大师兄，声音柔和得象个姑娘似地说道：“她每天要洗几脚盆的衣裳，手裂得好厉害，我买了只蛤蜊让她搽搽。”

他一边说，一边同大师兄一起走进了房间。

罗志成圆脸上红晕未减，他说：“二弟，你今后要注意一些，不要与小尼姑七搭八搭。被师弟们看到了，要当笑话说的！”

“我们是同乡，她又是个孤儿。”冬生慢条斯理地说，他的话总是很节省，不多言不少语，简洁明了。

罗志成最反对自己的师弟同女孩子七搭八搭，他把这看成不规矩的行为。过去，有几个师弟白相“大世界”，同游乐场里的女招待打趣调情，这事传到罗志成的耳朵里，他冒

了火，动了怒，请他们一个个吃了“糖炒栗子”，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同女孩子调情了。但对老二，他不愿多说，不愿说重。一方面，他们俩情同手足，另一方面，他也知道老二确实是个心肠慈善的人，所以他便把火气忍住了。

冬生一边理床一边说：“晓红越来越苦了，过去十一点钟可以把事情做完，今天十一点多了还在洗衣裳。”

罗志成听了此话，噗嗤一声笑了出来。

冬生回转身来，茫然地看着师兄，不知他为什么要笑。

志成诡谲地笑着，用手势比划着说：“瞎眼狗真蠢，我把电钟往前拨了一小时，他一点不知道，嘻嘻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楼底下传来了开门声和关门声，传来了嘈杂的脚步声，还清楚地听到了一个人恶声恶气的咒骂声。罗志成和史冬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连忙拉开了门，匆匆地下楼去看。

楼下十号门敞开着，昏黄的灯光照亮着门前低洼地里的积水，师弟们裹着单薄的棉袄，身子战栗着，牙齿嗑响着，向十号房间奔去。罗志成和史冬生赶到时，拿三十五号铜牌的小师弟，赤裸着身子，缩做一团，在床上战栗。他的被头已被掀翻在地，门卫刘林海正用电线鞭子在抽打他，一边打一边骂道：“小棺材！你吃了老虎胆啦！你不承认，老子把你皮打开，肉打烂，明天叫你卷着铺盖滚蛋！”

站在一边看的都是些不满十五岁的小学徒，他们不知什么缘故，又慑于瞎眼狗的威势，敢怒而不敢言。

罗志成见这情形，心里已有几分明白，连忙冲到床前，把刘林海一推，拎起被子盖在师弟身上，然后冲刘林海说：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？有什么事情同我大师兄讲，他如有什么过错，该打该骂，由我大师兄做规矩，你没资格打他！”

刘林海气急败坏地说：“这小子是个坏种！他刚才假惺惺地到门房间倒开水，我正好在小便，他趁机把电钟拨快了一小时。”

罗志成一听，忍不住“噗嗤”一笑。

史冬生怕大师兄心直口快不打自招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便挤进去，冲刘林海说：“谁不知道这位小师弟是个老实头，他绝不会做这种事情。”

刘林海一把抓住史冬生，气愤地说：“走走走，你去看，电钟明明被拨快了一小时！”

史冬生挣脱他的手，冷静地说：“我才不高兴去看哩！肯定是你自己眼睛不好，拨错了钟头，现在又来栽赃害人，硬往我们师弟头上装樺头！”

刘林海的双眼除了左眼珠仍然是白的，其余部分全都红了，满脸杀气腾腾，拳头捏得吱吱响，身子往史冬生面前移动着，他要给这个出名的“辣小子”厉害看看了。

气氛顿时紧张了。

罗志成挺胸站到史冬生面前，冲着刘林海，翘起大拇指晃晃，挑战似地说：“你不要关老爷面前舞大刀，告诉你，钟是我拨的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说吧！”

“操你娘，你头上长角啦！”刘林海气红了眼，“嗖”地一声，从腰间摘下专门对付学徒工的电线鞭子。罗志成本能地往后退着，把身边的师弟们往后推着。本来嘛，刘林海也知道罗志成武艺过人，只不过想吓唬吓唬他，打退不如吓

退嘛。没想到罗志成退到一定的地方，突然站住了，也“嗖”地一声，从腰间黄铜鞘里拔出了明亮亮的三角刮刀，“通”地往桌上一压，横眉怒眼地对刘林海说：

“来吧，我这家伙还没有开过荤哩！”

师弟们吓得脸孔都变了颜色。

史冬生出来解围了，他走到刘林海的身旁，慢声细气地说：“刘先生，大家都是一个厂子混口饭吃吃的，早上不见晚上见，何必闹翻脸？我看你过了月半忘了初一，过了河就拆桥，老实说，这件事闹大了，传开了，失职的是你，倒霉的也是你……”

刘林海内心很惶恐，他知道罗志成是个敢拼命的角色，但他碍于面子，不肯让步，仍然瞪视罗志成。

史冬生抓起三角刮刀，把刀插进鞘里，然后对刘林海说：“刘先生，我们大师兄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请多多包涵，大家留条路走走！”

刘林海正愁没有落场势，见史冬生出场解和，乐得趁坡下驴。他将电线鞭子往手里一团，狠狠瞪了罗志成一眼，怒气冲冲地走到门口，撩起一脚，把门边的一只热水瓶踢碎了，发出很响的声音，象一颗炸弹爆炸似的。

他走到门外，又转过身来，恶狠狠地对罗志成说：“小子！你不要神气，明天找你算帐。”说完怒气冲冲地走掉了。身后的笑声也象爆竹一样的炸开了。

二

第二天上班不久，工务科的一个工务员来装配车间，通知罗志成到工务科去一趟。当时在学徒中流传这样一句话：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只怕工务主任找谈话。工务主任何士谦是不轻易找人谈话的，凡找到工务科去谈话的人，那准是要倒霉，轻则受训挨骂，重则收掉你的铜牌子，敲掉你的饭碗。师弟们都知道工务主任找大师兄准是为拨钟的事情，无不大师兄捏了一把汗。罗志成自己哩，答应了一声便走，心里一点也不紧张，脸上毫无惧色，昨天晚上的事情似乎忘记得干干净净了。

工务主任何士谦一个人坐在写字间里，他三十五、六岁年纪，中等个儿，阔脸盘，大眼睛，高颧骨，厚嘴唇，一副精明强悍的样子。

“何先生叫我？”罗志成一边说一边走进写字间。

何士谦抬起头来，脸上没有笑容，也没有怒容，浓眉耸动了几下，用长辈对晚辈的口气说：“你怎么又捅起乱子闯起祸来了！”

罗志成昨晚在三生床前坐到天刚亮才上床睡了两三个小时，脑袋昏沌沌的，一下子还没有回过神来，不知何士谦说

的是什么意思，眼睛眨巴着，忽然想起拨钟的事情，禁不住粗憨地笑了一声。

“还笑！”何士谦大声地说，脸色严肃起来，“这是闹着玩的吗？要是让蒋先生晓得了，你吃不了兜着走！幸亏今天我进厂早，把刘林海的嘴巴封住了。”

罗志成并没有作感激的表示，反而来了气，鼓着腮帮，硬着脖颈，浑身拗着劲儿。

何士谦说：“刘林海那边，我已打过招呼了，你放心好了。这批生活很要紧，你要带头好好干，何先生不会亏待你的，懂吗？”

罗志成说：“我们吃不消。晚上的粥稀得照见人，做到十点半一碗阳春面也捞不到，肚子都饿穿了，还没有洗脸水！”

何士谦话中有核地说：“是啊，是啊，这也是实际问题。不过，你是知道的，我是主张干脆做到十一点，供应一碗阳春面的，可是……”他故意卖关子，不往下说。

罗志成干脆地说：“人是铁，饭是钢，没有夜点心，我们做不动。”

何士谦的眼珠子一转，从口袋里摸出一张一万元的金圆券，朝罗志成手里一塞：“我请客，晚上到状元楼去吃碗肉丝汤面。”

罗志成把钞票掷还给何士谦，受侮似地说：“何先生，你不要门缝里看人，把人看扁了。我罗志成并不是为了自己，只要师弟子吃饱了肚子，我罗志成一人饿点，累点，没啥了不起！”